

請大家翻開《沙彌律儀要略增註》，第八頁第一面倒數第四行，從「好心出家者」這一段看起，我先將這一段文念一遍：

【好心出家者。切意遵行。慎勿違犯。】

這一段是蓮池大師的《要略》。我們昨天講到，「因取十戒，略解數語，使蒙學知所向方」，這是蓮池大師在《沙彌律儀》經中錄取十條戒，大略給我們解釋，讓我們初學的人知道一個方向，有一個下手處。蒙學涵蓋的意義也是很廣，凡是我們沒有學過的都叫蒙學。蒙學就是說我們完全不知道，縱然出家幾十年當老和尚，但是他沒有學過《沙彌律儀》，還是蒙學，他還是不懂、還是不知道，現在這個情況也非常多。因為現在出家講經的還有，講戒的道場就比較少，何況有一些道場它根本就連經也沒講，大概只有做佛事。像這一類的道場，現在在世界是最多的，佔大多數的，你問他經或什麼戒，他都完全沒有概念。我們出家之後，如果我們不學習，我們也是蒙學。蒙就是說完全無知，不知道。所以我們出家之後，我們必定要知道我們出家了，出家我要幹什麼？我為什麼要出家？出家目的是在哪裡？這個我們一定要搞清楚。如果沒有搞清楚，實在講，我們還不如在家比較自在一點，對不對？在家自己去工作賺一點錢過個日子來學佛，真的還比出家自在，因為我們不需要去吃十方眾生的。但是剃了頭你不接受人家供養也不對，接受人家供養你必定要知道我們憑什麼接受他們的供養，這個都要搞清楚。有一句俗話講，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，我們出家接受居士的供養也不是白吃的。為什麼？居士來供養，他是來種福田。我們想一想，我們是不是能夠讓他們來種福田？這一點是非常嚴肅的問題。不是拿了

供養我們很歡喜，這個都不用繳稅金的。以前我剛出家，我有個表哥，他說你現在在幹這一行不錯，我也很想來幹，我也很想來蓋個廟，聽說都不用報稅金的。他對佛法、對出家完全不了解，他是把這個當作一個職業，當作一個謀生的職業，這樣完全都錯了。所以蓮池大師在此地給我們開示，『好心出家者，切意遵行』，發個好心來出家，對沙彌戒要「切」就是懇切，「意」就是重視，我們要重視來遵行，遵照這個依教奉行。『慎勿違犯』，「慎」是謹慎，「勿」是不可以違犯。這是祖師他對我們懇切的一個開示。

下面弘贊律師他給我們解釋這段話，我們看《增註》：「不為王力所逼。不為邪求活命。不為避懶偷安。不為負債逃難。本為希求正法。以信故而入法門。是曰好心出家。」到這裡是一段，這一段是給我們解釋《要略》「好心出家」這四個字。

「好心出家者」，就是發好心出家的人。怎麼樣叫發好心出家？「不為王力所逼」。王力就是現在講政府，古代叫王，現在就是政府。我們出家不是被政府所逼的，這個古時候有，古時候皇帝有命令出家的。命令出家他是接受這個命令的，不是他自己發願出家，他是被逼迫的，沒辦法，他只好去出家。被國王或者大臣，古時候的時代國王權力很大，有生殺之權，所以被王力所逼。這個在古時候有，現在就沒有了。現在像泰國這個國家，它是佛教國家，男子成年就一定要出家兩年，去受比丘戒，等於當兵一樣，要兩年。就連國王，他要登基之前都要去出家兩年，他才可以去當國王，不然他不可以去當。這是泰國，佛教國家，它的憲法規定。在這個制度之下，有的人就不一定是他自己願意去出家的，但是它規定了，你不去不行，你不去恐怕你在社會上就不好找工作。所以不為王力所逼，這樣來出家的，不是被逼迫的。除了王力之外，凡是受到逼迫不得已來出家的，都屬於這一句。

「不為邪求活命」，邪求活命就是把出家當作一個職業，為了生活。現在倒是不少，為了生活，覺得出家也是一個職業，有上下班的，現在聽說很多大寺院有一些出家人他也並不是真正出家人，還有一些做經懺的。我去年到普陀山法雨寺，我去那邊住了三天，去那邊寫一篇文章，是慶祝老和尚弘法五十週年要刊登的，我就到那邊去寫，寫了幾千字。看到那個寺院做水陸法會，做水陸法會我們從寧波坐船去，又坐船回到寧波。我看到一些年輕的出家人，他們做水陸有主要幾個敲打唱念的，其他坐在那邊做清眾。後來我一問同修，他們說做水陸它是有規定人數，出家眾有幾位敲法器的人，上面有五大師、七大師，下面要有幾個出家眾，它有一定的人數。如果人數不夠他就會去找人來湊數，人來湊數要找一些剃了光頭的，他穿出家人的衣服、搭個衣就坐在那邊湊人數，法會做完單金給他，他回去又換一般的衣服。所以那次我們從寧波回來，剛好和他們坐同一艘船回來，看到他們衣服換起來，那不是在裡面做水陸的嗎？現在也有這樣的。

在台灣趕經懺的大部分都是買公寓，現在趕經懺的他們自己也有轎車，開得很豪華的，自己去買個公寓房子，然後哪裡有經懺就去應請，這個事情就變成一種職業。實在講，我們出家人是不應該出去做佛事。在古時候沒有這樣的事情，到清朝中葉以後才有，才有出去做佛事，因為做佛事你都是要去應付。我們淨宗在現前這個時代，做三時繫念佛事也是很不得已的，因為這個時代佛法太衰弱，我們做這個佛事等於是一個附帶性的，我們主要要把老和尚講的這些佛法介紹出去。介紹你要有一些管道，所以我們主要的目的是在這個地方，跟一般專門做經懺佛事的性質是不一樣，我們主要是要流通佛的正法，讓大家都有機會來接觸。但是如果你常常應付外面的邀請，對自己修行是很大的障礙，為什麼？你常常跑來跑去，

時間都浪費掉了。

所以在余姚居士林那一次，第一次請我去，很誠懇跑到天目山去請我，那個時候我跟齊居士講，請你們去幫忙。後來我覺得偶爾一、二次可以，長期性的不可能。因為我就想到這樣會耽誤你們修行，你們好心出家，到山上去修行，把你們叫到山下來做佛事，這對大家的時間都是一個浪費。外面五欲六塵、名聞利養接觸，我們道業還沒有成就，還是要盡量避免。不是說我不想找你們，我找你們我多方便，我不用從台灣帶那批人、買機票，我帶來都是老的，那些老弱殘兵；我就在這邊找你們多方便，我又不用給你們出機票費，你們要來幫忙，我又省事，我何樂而不為？但是我想了很久，你們好心出家，我不忍心麻煩你們。這次是老和尚要息災，我們固定住在一個地方，等於是在修行一樣，所以就沒有什麼差別。如果這樣跑來跑去，實在講，我自己時間都沒有了。以前我毛筆買了一堆，但是沒時間，寫毛筆要很費時間，最近來這裡才有一點時間稍微練一練。你說今天來住這裡，晚上要打包，明天一大早又要趕路，哪有時間去寫毛筆？沒辦法。你要錄影，要做一點事情，要講個課，都沒時間，那個時間都浪費在旅途上，就浪費掉了。所以這一點大家要明瞭，我們是不得已要去應付的，沒辦法。

其實我出家真的打從心裡就不想學法器，因為在家都聽老和尚講，學了這個就是去趕經懺。所以聽經聽了十五年才出家，出家跟日常法師，他也很反對趕經懺，他專門講戒律的，所以根本就沒有想要去學這個。但是到了圖書館，韓館長需要，後來也看到一些居士的需要。一些居士他平常來聽經，他有家人往生，他也不認識其他道場，長期來聽經，他也明白一些道理，知道找我們做比較如法一點。他平常來護持你，他家裡有人往生了，你說你不理他，於情於理也說不過去。後來我才調整心態，這個也是有需要的。但是我

們做了這些佛事，我們自己的目標、方向在哪裡自己要非常清楚，不能淪為趕經懺，那就錯了。所以我們在外面做三時繫念，第一個是結緣，結緣的目的就是要把佛法帶給他，主要是這樣。有一些人沒有接觸佛法，他的家人過世了，他來參加這個法會，這時候他才接觸到佛法，這是他接觸佛法的一個機會。平常沒有事情你叫他來，他不一定會來，不太可能會來，但是他家人過世了，他再怎麼忙、再怎麼不想來，他都會來，這個時候就是他的一個因緣，我們提供給他聽聞正法最適當的一個機緣，我們目的是在此地，我們目的不是為了去賺錢。大家也很清楚，我到外面收的紅包也是過路財神，都是做這些法寶再回饋給大眾。這樣跟大家結結緣有，但修行來講浪費時間，對我們自己道業還沒有成就，也是很划不來的。

所以我建議大家，學了這個，大家在自己道場做，外面有時候不得已要去應付一下那是偶爾，那個就沒辦法。但是避免像我這樣，如果到處請你去做，你就沒時間。你到這家去做，沒有到那家去做，又得罪那家，又得罪他，你瞧不起我，他心裡就難過，你怎麼擺都擺不平的，真的是擺不平。所以我是沒辦法，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，沒辦法，我們是打前鋒的，沒辦法。如果不需要這樣，盡量不要去外面是最好，因為外面你怎麼弄都弄不平。最好就是你們要做來我們東天目山做，來道場做，這樣大家就沒話講。反正你來，我們這邊固定在做，這樣大家就沒話講。所以當時我是想了很多，我想到大家出家不是為了做經懺佛事，不是為了生活，大家都是為了學習佛法，學習佛的正法而出家。大家又聽過老和尚的經來出家，跟一般沒聽經出家的人肯定是不一樣，不是為了生活來出家，不為邪求活命，不是為這個。

「不為避懶偷安」，避懶偷安就是說懶惰。在社會上你要生活就要工作，沒有工作你就沒有收入，沒有收入就不能維持生活。出

家，出家不用工作，還不用上班，又有人供養，這叫避懶偷安。以前我父親沒有學佛，我常常聽經，他就很反對出家，他說你不結婚就是懶惰，懶惰就是說你怕養家活口。你出家就一個人，很輕鬆、很自在，就不用拖家帶眷，不用養家活口，他說這是懶惰，避懶偷安。所以我父親在世，我也不敢提出家這兩個字，不敢提，到他往生第四十九天滿七我才出家。不是為了避懶偷安來出家的。

下面，「不為負債逃難」。負債跟逃難是兩樁事情，也可以說是一樁事情，負債就是欠人家的錢，乾脆就出家。欠人家一屁股債，還也還不清，就跑了，乾脆就出家。這個有沒有？的確有，在台灣我認識的人就有這樣，欠人家一堆錢他就出家了，負債逃難。另外逃難的一個意思，以前在戰亂的時候，有的人他逃難，為了避難他去出家。你不是為了負債，欠人家的錢還不起去出家，又不是為了逃難來出家，這都是好心出家。怎麼叫好心？「本為希求正法，以信故而入法門，是曰好心出家」。本就是本意，你本來的意思是為了要希求正法，為了希望來求學、學習正法，以信這個緣故，信就是對於佛的正法有正確的認識，有正確的信心，而入法門，是這樣的心態來出家，這就是好心出家，是為了這個來的。

接著我們再看下面這個文，「若為脫離生死。受持禁戒。故能切意遵守奉行。」到這裡是一段，這裡是給我們解釋「切意遵行」這四個字。若是假若，假若你是為了脫離生死這樁大事來受持禁戒，才能夠切意遵守奉行；如果不是為了這樁事情，你對學戒這個意願生不起來。現在我們，你看看很普遍，現在學佛，你說勸大家來聽聽經，有興趣的人還是不少，還是很多的；你勸他來學戒，有意願、有興趣的人就不多了。為什麼？聽到戒他就感受到一股不自在，戒好像是拿著繩子來綁自己，他就不敢來學習。這是對於戒的內容，還有它的作用、它的功德利益不了解，因此他就沒有意願想學

這個東西，而且看到戒就敬而遠之。如果你是為了真正要了生死，這個動機、這個發心非常重要。我們出家，實在講就是為了要了生死。佛示現出家也是為了要解脫生老病死，他才出家的。如果不是這樣的一個存心，真的，出家是沒有必要的。出家，你說要守這些戒律規定，他又不是為了要了生死，他遵守這個就會很無奈；他也沒有興趣來學，說真的，就沒興趣，一點興趣都沒有。一點興趣都沒有就學得很苦，學習得不到快樂，為什麼得不到快樂？不是他喜歡學的，當然就苦。所以出家一定對這個要先認識清楚，是為了了生死，戒是幫助我們了生死。

我們念佛法門也是為了了生死。雖然念佛法門講是可以帶業往生，但是也不能沒有善跟戒的基礎，如果沒有善跟戒的基礎，念佛往生還是有障礙，這個《無量壽經·三輩往生》講得非常清楚。在一般正規的情況，《無量壽經》的三輩，《觀無量壽經》九品前面的六品，都是教我們正規修學的一個途徑，下三品是造惡業，臨終遇善知識，那是比較特殊的例子。不過臨終遇善知識開導，那也是過去生他有深厚的善根福德，在那個時候成熟，才有可能，不然也不可能。正規的學習都是在中下品以上。《無量壽經》它講三輩，「三輩往生」、「往生正因」都是講一般正規修行，所以叫往生正因，正確的修因、正規的修因。我們有心要求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也不能圖僥倖之心，對這個事情還是要認真努力來學習。《無量壽經》給我們講得很清楚，《彌陀經》講得比較簡單，《無量壽經》它的好處就是講得比較清楚。《彌陀經》講一個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我們不知道善的標準到底在哪裡；《無量壽經》三輩往生、往生正因，它善的標準分三個層次，都是善，起碼你要達到下輩那個善，那才是《彌陀經》講的善男子、善女人，這樣你去打個佛七，若一日到若七日才會一心不亂。所以三經沒有合參，你看一部，除非看祖

師大德的註解，不然你很難理解。我們不是上上根人，一聞千悟，你沒有看註解，你不明白怎麼修。不是說你念佛就能往生，不是這樣。如果說念佛就能往生，佛也不需要講那麼多，念佛就好，對不對？不需要講了。大部分現在念佛的人，我們說一句真實話，種善根，就是不斷的把佛的善根種子種下去。但是能不能往生，就要看他有沒有依照經上講的標準去修學。除了念佛之外，你在生活當中你要怎麼修，不是說念佛人你就可以離開生活，不用過日子，不是這樣。既然要生活，你要怎麼過日子，要怎麼待人處世，你要怎麼存心，這都有個標準。

要怎麼樣修學才是一個真正如理如法的念佛人，蕩益大師有一篇念佛開示，這段非常重要，大家都要常常看看，提醒自己。真正念佛人，他是一句佛號六度齊修。「真念佛人，放下身心世界，即大布施；真念佛人，不再起貪瞋痴，即大持戒；真念佛人，不再計較是非人我，即大忍辱；真念佛人，不稍間斷夾雜，即大精進；真念佛人，不再被妄想馳逐，即大禪定；真念佛人，不為他歧所惑，即大智慧」，他歧就是各種言論、各種知見，都動搖不了你，他用一句佛號六度齊修。我們可以拿這個來對照一下。所以我常常在台灣跟這些念佛的同修講，請我去佛七開示，我就拿蕩益祖師這段開示來跟大家共同勉勵。我說這六條如果做到，祖師講，你是真念佛人，念佛人上面加個真字。我說如果這個做不到，上面那個真就沒有了，只能說你是一個念佛人，不是真念佛人。所以祖師他加一個字下去，意思就不一樣，做一個真念佛人。我們可以用祖師這篇開示來對照我們，我們現在還有沒有是非人我，還有沒有貪瞋痴慢，還有沒有放不下，還有沒有夾雜間斷，還有沒有妄想，種種的言論還能不能誘惑你、動搖你，自己多對照，這樣我們這一生念佛往生才會有把握。



如果你糊裡糊塗的這樣念，自己不知道標準在哪裡，念到最後不能往生就怪佛菩薩、怪祖師大德講的都不是真的，罪過就更重。應該是要怪自己沒搞清楚，佛菩薩、祖師大德是講得很清楚，我們自己沒有聽清楚，沒有認真去認識了解清楚，還是要怪自己。所以佛菩薩、祖師大德苦口婆心這樣一直勸、一直講，但是我們自己不在意，沒有去留意，疏忽了，這個因果要自己負責，不能怪別人，你怪別人是冤枉佛菩薩、祖師大德。特別現在老和尚講的經教，他老人家苦口婆心，八十幾歲還天天講，為了什麼？不斷重複講，就是怕我們忘記。怕有的人還沒有聽過，新來的沒有聽過要跟他講；已經聽過的要溫故知新，不斷的提醒，怕你忘記。所以遵守奉行非常重要。

「戒是越苦海之浮囊。莊嚴法身之瓔珞。故須謹慎。勿使毫釐有所虧犯。」苦海是形容，我們六道生死輪迴就像苦海一樣。我們要渡過這個苦海，大家都知道坐船，古時候沒有船，古時候就要用浮囊。這邊也有一個註解，「苦海，苦無際限，譬之以海也。法華經壽量品曰：我見諸眾生，沒在於苦海」。我們看大海沒有邊際，我們在六道裡面輪迴就像大海一樣，受苦是沒有邊際的，沒有說受到哪一天就不苦了，是沒有邊際的。浮囊是渡海人所帶的，「免沒溺之物」。「慧琳音義三曰」，這本書叫《慧琳音義》第三卷裡面講，「浮囊者，氣囊也。欲渡大海，憑此氣囊輕浮之力。經中以譬戒律，護持菩薩之戒，猶如海人之於浮囊也」。這段話是經典裡面的。浮囊就是氣囊，這古代就有。現在大家有坐過船，都發個救生圈，如果大家有去旅遊，有些旅遊區他怕有危險，就套個救生圈，萬一你掉到水裡面不會沉下去，那個就是浮囊這一類的。浮囊現在就有很多種，它是可以吹氣的，讓你人在水中浮起來。你要渡過這個海，你沒有靠浮囊你渡不過去，你會掉下去。《涅槃經》第十一

卷講，「譬如有人帶持浮囊欲渡大海」，這是有個比喻，有一個人帶著浮囊渡過大海。「爾時海中有一羅刹，即從其人乞索浮囊」，這個羅刹要害他，就跟他講，你那個浮囊給我好嗎？「其人聞已即作是念：我今若與必定沒死。答言：羅刹，汝寧殺我，浮囊叵得」。這個字念剖，叵就是不可的意思，不可的合音叫叵。譬如說居心叵測，這個人的存心不可以去測度，不知道他在想什麼，叫居心叵測。這是叵得，浮囊叵得就是不可得，我浮囊不可以給你。「菩薩摩訶薩護持禁戒亦復如是，如彼渡人護惜浮囊。」羅刹說你那個浮囊給我，這個人他不給，給了他就沉下去，怎麼可以給他？這是來比喻戒律就像這個浮囊一樣，你在還沒有渡過大海的時候，是絕對不可以放棄的，你放棄了就有生命危險。

「莊嚴法身之瓔珞」，莊嚴是裝束整齊，裝束打扮整齊就叫莊嚴。在史書裡面《後漢書》第二十五卷「劉寬傳」，劉寬有一篇傳記，裡面有一段話，「夫人欲試寬令恚，伺當朝會，莊嚴已訖，使婢奉肉羹，翻污朝衣」。劉寬大概他脾氣很好，他很寬，他的夫人要試他，看他是不是真的不會發脾氣。恚就是瞋恚，恚是氣在心裡，兩個土，心埋在兩個土下面。氣在心裡叫恚，氣發出來叫瞋。瞋有一個目，所以眼睛大了、臉紅了、脖子粗了，聲音講話也大，瞋。瞋，眼睛很大。瞋跟恚，瞋是表現出來，恚是沒有表現出來，氣在心裡，你給我記著，有一天要給你好看，這是恚。這個瞋，兩個人就吵起來，這叫瞋。劉寬他的太太：他修得都不發脾氣，好，今天就來試試看你發不發脾氣。伺就是等候的意思，「伺當朝會」，上早朝開會。古時候做官的人上早朝開會，開會要莊嚴，要穿朝服。每個朝代都有它規定的朝服，看你是幾品官，你要穿什麼樣的朝服。伺當朝會，「莊嚴已訖」，打扮好了，「使婢奉肉羹」，她就叫一個婢女端一碗肉羹要給他吃，你一大早就上朝吃一碗肉羹。

但是故意把它打翻，「翻污朝衣」，把它弄髒，污就是髒，意思就是看你生氣不生氣。大概是沒生氣，下面一段我們要去看《後漢書》。

大家有沒有看過二十五史？中國古代的讀書人，一個讀經，一個讀史。史來證明經的，經是講的真理，四書五經、十三經，史來證經。史是歷史上發生的一些事情記錄下來。發生事情記錄下來有好有不好的、有興有衰，這叫史。以前的史官，他要很超然公正的去寫歷史。現在一般歷史都要過了，跟這個朝代沒有利害關係，寫了才會客觀；如果在當時，恐怕你要就事實真相來寫就被砍頭。古時候真的有史官照事實寫被砍頭，接著的人他還是這麼寫，還是被砍頭，他就扭曲事實，把事實扭曲掉。但是史官的責任，他要據實以記，要根據發生的事實記錄下來，對後代負責任。所以歷史要隔一代的人寫，找這些資料來寫比較客觀；當時因為有利害關係，不敢講真話，一講真話就被砍頭，誰敢講。所以你要看史。原來是二十四史，到清朝是二十四史，到民國是二十五史，清史是民國的人寫的。大家對歷史要有個概念，我們中國人不能不知道。現在有二十五史，但是民國之後到現在是亂世，這個讓以後的人去寫。

「瓔珞，梵語枳由羅，編玉而懸於身者。印度邦俗貴人男女皆作之」，又可作瓔珞。瓔珞是裝飾品，古代印度很流行，在我們中國也有。「裝嚴法身之瓔珞」，這是比喻，「故須謹慎，勿使毫釐有所虧犯也」。毫釐是極微小的數量，一毫一釐，最小的。這是告訴我們修戒，一些小小戒也不能疏忽。

這段話他是用比喻，戒像超越苦海的浮囊。我們還沒有超越苦海，戒就像我們在大海上的浮囊一樣，你隨時都要依靠它的，你沒有依靠它你馬上就沒命，就有生命危險。這是形容我們修行，我們還沒有證果之前，戒就像苦海的浮囊，你要渡過六道生死的苦海，

你放棄這個浮囊你就沉沒了，你就渡不過去。「莊嚴法身之瓔珞」，法身是我們每個人本來面目，破一品無明，證一分法身。拿什麼來莊嚴我們的法身？就是戒，戒就像瓔珞一樣，掛在身上的這些裝飾品，把戒比喻作瓔珞，我們要莊嚴這個法身，用戒來莊嚴。「故須謹慎」，因為這個緣故，所以必須謹慎。「勿使毫釐有所虧犯」，勿就是不可以，有一毫一釐虧犯。好像這個浮囊，你要讓它很完整，這個浮囊你不能去給它戳一個小洞，那氣會漏掉，漏掉了也不行；如果洞破得太多，氣就沒有了，又掉下去了。所以這個浮囊一毫一釐，你保護這個浮囊要保護得很完整，不要讓它有一毫一釐的損傷。這是比喻我們學習戒律要學到很圓滿，像保護這個浮囊一樣，保護得很完整，我們這一生超越苦海才有指望，是這個意思。

老和尚講經，他剛學佛親近章嘉大師，章嘉大師當時也是常常提醒他。這個老和尚最近講經又再提起，早年他也有提起。他說這個戒就像火車票一樣，你上了火車，還沒有達到目的地，你車票不能丟掉，你丟掉就要被罰錢，你不能丟掉。你要隨時帶在身上，半路當中車上還有驗票的驗票員，他會來看看你的車票，看你有沒有買車票。所以這個票要一直保留著，不可以丟掉，一直到了目的地，你車票再交出去。這是比喻我們凡夫到成佛地，這個戒就像車票一樣，還沒有成佛，這個車票不能丟，丟了就不行。這也是給我們說明戒學在我們現前這個階段它的重要性，提醒我們要注意、要重視，認真努力學習。我們如果能夠學得一分就有一分的受用，學得二分有二分的受用，如果不想學習那就得不到受用，這是很現實的一個問題。早期老和尚親近章嘉大師，章嘉大師雖然提到戒律，他也不是很在意，他比較在意的是經教。我自己學佛也是犯了這個毛病，聽經聽了幾十年，對這個戒也不是很在意。但是很喜歡聽經，聽老和尚講大經大論特別有興趣，聽得津津有味。喜歡聽是有善根

，但是福德不夠，福德就是說你做不到。有這個善根，福德不夠，因緣也有了，但福德不夠。福德是什麼？依教奉行，你真能落實、真能做到，那才管用。不然我們聽的時候很好，聽完之後，境界一現前，我們該生煩惱還是生煩惱，該怎麼造業還是怎麼造業，就等於沒有受用。

其實經它也是有戒在，只是它講定學成分比較多，講戒學比較少一點。其實每一部經都有它的戒，戒就是它的規定，你必須要遵守。譬如說我們大家看《無量壽經》，《無量壽經》三十三品到三十七品，講的就是五戒十善。我們現代人看這些經，不懂得怎麼修。戒沒有真正通達戒律的律師來講解，我們真的也不懂得怎麼修，學了戒學得也不像。因此印光祖師他才用《了凡四訓》、《太上感應篇》、《安士全書》這三本書來代替戒律，他是用這三本書來代替戒律，我們仔細看這三本書，真的就跟戒律的精神完全相應。所以印光祖師，你看他一生印大乘經典的數量不多，但是這三本書在蘇州弘化社出版是最多的。我們大家都知道，印光祖師是大勢至菩薩化身來的，他是念佛的專家，難道他不會教我們都攝六根，淨念相繼嗎？我們現在六根要怎麼攝也攝不了，淨念也沒有辦法相繼。就像馬來西亞古晉淨宗學會的前會長賴會長，他說我現在是煩惱相繼，不是淨念相繼。我們就可以體會到印光祖師的苦心，他為什麼用這三本書，因為現代人不懂戒律，不懂，不懂就沒辦法去受持，這三本書我們看懂了，你就知道怎麼去持戒。所以這個也是我們必須要學習的。

現在老和尚看到我們根器又不如印光祖師那個時代，又不行了，看這三本書還是不行，所以現在加個《弟子規》、《十善業道經》。現在《弟子規》，我們說一句真心話，我們幾個人做到《弟子規》？我們有幾個人很認真來學習《弟子規》？我們聽老和尚講也

都是耳邊風，聽過就算了，有幾個人真正要落實，說《弟子規》我一條一條來落實、來做？我們自己要反省。昨天給我們端菜那個學生說反省，是沒有錯，但是每一天都要反省。我們有沒有每天認真反省，我今天起心動念、待人處世，《弟子規》哪一條我做到了，哪一條還沒做到，我們有這樣來對照嗎？《弟子規》我們都做不到，其他是更不用談，其他的層次就更高。所以我們不從這個地方學習，我們就得不到受用，得不到受用就是什麼現象？天天生煩惱，天天生活得不快樂。如果我們出家人天天生煩惱、天天不快樂，這個就破壞佛教的形象，出家是這樣，誰敢來學佛！學得那麼苦，這就有無量罪。

所以我們出家人這碗飯是真不好吃，真是不好吃。我以前剛開始接觸佛教很喜歡出家，後來聽了經不敢輕易動這個念頭。後來是我父親往生，剛好這個因緣，那個時候看到我父親死的時候很痛苦，發了一個很強烈的生死的願心，剛好因緣也成熟。但是出家之後障礙非常多，因為我們吃眾生的供養實在是不好吃，舉債過日子，老和尚講舉債過日子，不好玩。所以我常常在想，我如果在家，我自己做個小生意，自己賺一點錢來過日子，我就不會去欠別人的，反正自己賺錢自己用。出家不一樣，你沒有成就，人家供養你是指望你給他種福田，你沒有成就你拿什麼給他種福田？沒有福田給他種，變成我們欠他的債，「今生不了道，披毛戴角還」，這個想起來又更可怕。所以出家了，大家在這個方面要知道怎麼修，要認真來學習。不然的話，我覺得過在家生活不用負債，自己賺錢自己用，不要用到眾生的錢。這個以前我剛出家，日常法師一直跟我們講。今天時間到了，我們就講到這裡。